

从此马兰路

■张金剛

国防纪事

过了麻棚岭，就到了太行山深处的马兰村(原名岔河村)地界。

春寒料峭，瑞雪依旧覆盖着将我揽在怀中的崇山峻岭。而我丝毫未感到寒冷，反倒在双脚踏上这片土地的一瞬，有股暖意在心头升腾，倏地涌遍全身。

23年前的初秋，21岁的我坐着三轮车，首次攀上麻棚岭。崎岖狭窄的土路在半山腰蜿蜒，脚下是悬崖峭壁。我试着朝下只望了一眼，便头晕目眩。送我到岔河中学报到的司机提醒我：“可抓紧喽！”我死死抵住车帮，闭着眼，任三轮车“嘎嘎嘎”地狂啸，任肚里被颠得翻江倒海。

坎坷曲折马兰路，铭记着我奔波辗转、热血从教的青春岁月，马兰也成了我深爱的第二故乡。记不清多少次来来回回，马兰路如血管般深植我的身体，随之植入的还有路播撒的故事，一路回响的歌。

汽车在宽阔黑亮的柏油马路上疾驰，临崖竖起的红白相间的挡墙飞速闪过。“喇喇喇喇”，绵延入耳，恍然引我步入时光走廊……

—

踏上马兰路，我像是看到了人民新闻家、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率领报社数次移驻、撒出马兰的身影。那身影格外瘦弱，却高大挺拔，走在队伍前面，似一面不倒的旗帜。

不倒的旗帜，是邓拓，更是他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作为《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自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刊(当时叫《抗敌报》)，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其间，《晋察冀日报》在葬葬太行间、在烽火硝烟中、在群众掩护下，游击办报，从未中断，出版2800多期，创下“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八匹骡子办报，三千字里著文”的奇迹。

穿过马兰村“报社路”，仰头望见高台上矗立着一座简朴却庄严的《晋察冀日报》展览馆。典型的太行民居，青瓦檐、黄泥墙、方格窗，两根棕红色廊柱上，挂着黑色诗行木刻。我认真辨认着邓拓手迹，虔诚朗读：“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简短28字，道不尽邓拓对《晋察冀日报》的炽热深情。

展览室周围完整保存有邓拓故居、晋察冀日报社旧址、编辑科等旧址屋院。穿过一廊一屋，轻触一坯一瓦，静观一石一草，都可将那燃烧的激情传递给我。

我像是看到了来自五湖四海、二三十岁的报社同志们，在辛苦地用锅底灰和着猪油做墨，将麦秸秆和草磨细做纸；

在专注地书写、修改、编辑稿件；在仔细地挑拣铅字、码字排版；在忙碌地印刷、整理报纸，准备送往军队和群众中间；在激动地翻阅刚刚装订完成的红、蓝缎精装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在用情地于办报间隙，办起夜校，教马兰村村民识字，教唱坚定有力的歌……

我似是穿越到1943年9月22日那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扫荡”的敌人离马兰不足10公里，正步步逼近。报社却本着“在驻地停留24小时就出一期报”的信念，动员编辑、电台、印刷、发行各部门连夜高速运转。每印出100张报纸，大家就欢呼一次“胜利”；当印到800张时，大家一齐欢呼跳跃：“800张！胜利的800张！”这欢呼点亮了黑暗的马兰夜空。报社前脚撤离，敌人后脚就到了……

在马兰的日子，报社同志与乡亲们结下深厚的鱼水情谊。1939年秋，邓拓用一纸“公证书”，将当年3月报社第一次移驻马兰建厂屋时，群众襄助的土地、木料、钉子、钱款等归还原主，留下军民团结抗日的动人故事；邓拓常将聂荣臻司令员送的、报社唯一的白马，借给村里成亲的新郎官来骑，留下“邓拓为村民牵马坠镫”的佳话。

正因为这情谊，1943年反“扫荡”中，马兰村村民缄口不语，严守机密，誓死保卫报社，19人惨遭敌人杀戮。报社7位同志在反“扫荡”中牺牲，长眠马兰。

“故乡如醉远，天末且栖迟。沥血输邦党，避风永梦思。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深情朗诵邓拓诗作《题马兰烈士墓》，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二

踏上马兰路，我像是看到了邓拓女儿邓小岚退休后，拎着行李，背着乐器，19年如一日往返于北京与马兰之间的身影。20多万公里，从青丝到白发，脚步却一直坚定。

经老乡指引，我敲开了20多年前教过的学生宏伟的家门。宽敞明亮的新民居内，走出一位皮肤黝黑的妇人，先是一愣，马上双手一拍，朗声笑道：“哎呀，张金剛老师，是你呀！”我为宏伟妈的一眼认出感动得快掉泪，忙说：“是！是！”

这一幕，与邓小岚1997年回马兰寻访、初遇老乡时的情景格外相似。路过麻棚村，邓小岚向老乡问路：“马兰村怎么走？”老乡热情地说：“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这是什么村？”“麻棚村。”邓小岚不由回想起自己在麻棚老家寄养的日子，说：“当年报社曾在这村待过，陈守元是我干爹呀！”老乡竟随口问道：“你是小岚子吧？”邓小岚顿时泪水翻涌。几十年未见，老乡竟喊出自己的乳名，这是何等的深情厚谊！

回到出生地马兰，老乡也亲切地叫她“小岚子”。亲呀！阔别已久，亲切如昨。父亲邓拓与母亲丁一岚因报社结

缘，自己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诞生于马兰。几代人更迭，马兰村换了天地，但乡亲们都知道，村庄曾驻扎过晋察冀日报社；脚下的土地曾掩埋过报社的机器、铅字等物资，浸润过烈士、同胞的鲜血；自家的老屋曾住过报社的同志，住过邓拓、丁一岚，还有“小岚子”。

村民把邓小岚当“马兰村人”，带她转遍了村庄的角落角落。邓小岚更是谨遵父亲之愿，将自己视为“马兰后人”，回京后一直思考着要为依然贫困的马兰做点事。

2003年清明，邓小岚再回马兰，为“七烈士”扫墓，偶遇也来扫墓的马兰小学学生。当被问及会不会唱歌时，孩子们紧闭的双唇、局促的神情深深触痛了邓小岚。一个想法在她心中生成：让孩子们唱歌，让他们的童年一定要有音乐相伴。

从此马兰路，又见“小岚子”。这一做，就是19年。邓小岚组建的马兰小乐队更新换代队员，活跃了19年；动人的马兰歌声，在铁贯山下、胭脂河畔、青山绿水间回荡了19年。有人问邓小岚“因何能坚持19年”，她淡然答道：“不能说是坚持，觉得艰苦、困难，那叫‘坚持’。我是真心热爱，真心想为马兰做事，从未觉得苦！”

宏伟妈热情地跟我聊了宏伟在北京工作结婚，自己在村核桃加工厂打工、自家种植管理着一片板栗园的事情，也讲了邓小岚及马兰小乐队的许多故事，并主动提出带我看邓小岚留给马兰村的“音乐财富”。

一处是村口山头上神秘的“音乐城堡”。这栋童话般的别墅建筑，在晴空丽日下闪着耀眼的光。邓小岚亲自设计、筹建并命名的“音乐城堡”，就是为了让山里的孩子走进梦中的城堡，在里面弹琴唱歌，找到快乐。

跨过胭脂河，入村南苇沟，新修的水泥路如一条丝带，载着我们来到邓小岚主持修建刚落成不久的“月亮舞台”。半圆形的背景墙面、半圆形的演出舞台、半圆形的蓄水池塘、半圆形的观众看台，组合在一起，如嵌在深山里的明月，令铁贯山下幽静的山谷洋溢着浪漫的色彩。

最后，宏伟妈带我走入我生活工作过的马兰小学(原岔河中学)，邓小岚给马兰小乐队上课的音乐教室就在这里。穿过头顶写有“岁月如歌”4个红字的廊道，一间音乐气息浓郁的教室映入眼帘：音符在墙上跳跃，五线谱写满黑板，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吉他等乐器静默着。若有一帮“小精灵”飞入，抚琴弄弦，这里将顿时变成音乐的天堂。宏伟妈说：“中学合并到城南庄后，这里成了小学。邓老师就是在这间教室里，送出了好几代小乐队成员。”

怕打扰刚参加完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归来的邓小岚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我没有进入他们的“马兰新区”，只在小区外望了望。宏伟妈说：“新区住着合唱

团的8个孩子，都是从马兰深山搬进来的。他们真是幸福，赶上了好年头，遇到了邓老师！”

未采访到他们，我并未感到遗憾。因为，此时的马兰路上，似乎处处飘荡着清婉婉转的马兰歌声：“彩云轻轻飘过铁贯山，我们走在放学的路上。唱起我们心中的歌谣，等待我们美好的明天……”

三

踏上马兰路，我像是看到了一代代马兰孩子走出大山、奔赴山海的身影；看到了阜平县“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团员在邓小岚老师带领下，唱着歌儿，到城南庄八一小学集训、到北京鸟巢排练演出的身影。那身影背负着改变家乡贫困面貌、展示老区孩子风采的重任，充盈着力量，澎湃着激情。

自从阜平县城南庄的44名孩子在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上，两度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会歌后，这些孩子便有了一个亲切的昵称——“马兰花”。

马兰村共有8朵出自马兰小乐队的“马兰花”，与其他4所学校的36名孩子，组成“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4个月集训排练，“马兰花”们自力互助，迅速成长，完美绽放鸟巢，用歌声惊艳并感动了世界。

这些来自摆脱贫困、走向振兴的革命老区的“马兰花”，在冬奥舞台上展现的纯真、质朴、自信、从容的形象，便是马兰、阜平乃至中国孩子的形象。这不由让我想起曾教过的宏伟他们那些孩子。

在马兰从教3年，我教过近200名孩子。他们从深山老峪走几十里山路，会聚到岔河中学，睡夏天闷热、冬季寒冷的大通铺，吃白菜土豆、米饭馒头类的单调餐食，学习格外刻苦。虽不可能都考上高中，但大抵因学习改变了命运。他们健康活泼、聪明开朗，永远是我心中盛开不败的“马兰花”。

参观崭新的马兰小学，不仅建起教学楼、有了专业的音乐教室，还选配了好老师，供上了营养餐，实现空气源热泵集中供暖。陈校长喜笑颜开：“自从易地扶贫搬迁，让老百姓搬出大山、住进新区，孩子们走读上学，连宿舍也省了呢！”

开在新时代的“马兰花”们，着实幸福得很！陈校长一边介绍，一边忙着扫雪、检查教室，为开学做准备。不日，满园的“马兰花”将挨挨挤挤、丛丛簇簇地成长绽放又在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从此马兰路，遍开“马兰花”。这是邓拓想要看到的，是邓小岚想要看到的，是所有马兰人、阜平人、中国人想要看到的。

我知道，革命的种子、音乐的种子、希望的种子，已撒遍马兰这片英雄的土地，必将生发翠绿染出满园青绿！我土地上，隐在太行山深处的美丽马兰已向全世界打开山门，从此马兰路，开启新征程！

书写一朵浪花的风采

■周永昌 王礼光

一瓣心香

当每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情地呼唤雷锋的名字。这位早逝的英雄，给世界带来永恒的温暖和力量。正如柯岩在诗中所述的那样：“他永远像早晨那样清新，欢欢喜喜又匆匆忙忙，经过他身边的岁月虽短，那每分每秒啊，都带着他的体温，永远在发热、放光！”雷锋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他的英雄壮举分解到了生活中平凡的小事。

书写惊天动地篇章的是英雄，在平凡岗位发出不平凡人生光焰的也是英雄。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作为“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要甘做拼搏奋斗的平凡英雄，无论是投身备战打赢的演训一线，还是默默坚守边关海岛，都应中流击水勇向前，书写一朵浪花的风采。

坚守爱国情怀，把忠诚化作无言行动。战斗英雄张富清尘封功绩，转业时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一个打满补丁的搪瓷缸用了60多年，一张矮小的方桌承载了张富清老两口几十年的粗茶淡饭。老英雄

却十分知足地说：“和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现在人还在，生活都过得美满。我有什么资格拿来表现呢？”王继才32年如一日坚守在0.013平方公里的开山岛，用生命践行守岛初心；战场上失去四肢和左眼的朱彦夫，退役后仍担任村支书25年，带领群众治山治土、脱贫致富。一颗颗普通的“螺丝钉”、一块块寻常的“铺路石”，无数平凡的人散发着光亮，给予我们太多感动。

恪守赤诚初心，唱响嘹亮的奋斗之歌。我们歌颂平凡英雄，是因为他们无论身处何地、从事什么工作，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使命在肩，哪里都是光荣的阵地。强军兴军，需要无数平凡英雄的无私奉献。平凡英雄的本质，在于一往无前的拼搏奋斗。青春和梦想被汗水与拼搏浸染，在坚守中体味幸福、在奉献中获得满足，所有的付出都将化为英雄的荣光。

“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朵朵浪花见证并参与着浩浩浪潮的澎湃前行。浪花里，有信念的力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奋进的足迹。每一朵浪花的咏唱、迸发出的光芒，都在时间长河中回响、闪亮。身处军营的我们，坚守平凡才能创造辉煌，在岗位上认真完成每一次任务，就是对这身军装最好的回报。

文化视界

梅，以其傲霜斗雪的精神、暗香盈袖的气韵，吸引着历代文人雅士的目光。1961年12月，中南海的梅花凌寒怒放，同时怒放的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新作《卜算子·咏梅》。这枝诗中之梅，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情礼赞，抒发其无惧威胁、坚持斗争、战胜困难的豪情壮志，给奋进中的中国巨大鼓舞和无穷力量。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全词44字，上阙之尾、下阙之首叠用“俏”字，浑然天成、气韵贯通，令人击节，使人对梅花之俏产生无限遐思与神往。

俏，是百丈冰崖上梅花傲立的身姿。回望毛泽东同志和中国革命的峥嵘岁月与光辉历程，俏是雪里行军情更迫、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昂扬斗志，是“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豪迈激情，是淮海战役支前路上的滚滚车轮，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时冒着炮火直扑对岸的帆影，是异国他乡志愿军“冰雕连”保持冲锋的雄姿……

俏，是梅花不屈不挠的风骨与精神。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奋斗的生动写照。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寒梅破雪报春信一般，拉开中华民族春之序幕。经千难而前赴后继，历万险而锲而不舍，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列强侵略时顽强抗争、在山河破碎时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欣欣向荣的春天。

梅花以战斗的雄姿与冰雪进行英勇斗争，迎来春光的降临，却不与百花争艳、抢占春光。梅花只充当报春使者，把春回大地的喜讯预报给百花。“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一个“笑”字，把梅花谦逊的态度、宽广的胸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豁达博大情怀的充分展示。

笑，是傲视冰雪、必胜严寒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凭借这种傲视对手、藐视困难的无畏气概，“在困难面前逞英雄”，敢于高呼“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终于带领人民驱散黑暗、迎来光明。毛泽东同志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

品悟梅花之美

——读毛泽东诗词《卜算子·咏梅》
■焦维东

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笑，是报春不争春的谦逊、居功不骄的胸襟。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1942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值极为艰苦时期，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一道“树叶训令”，命令全区部队将村庄周围15里以内的树叶，全部让给老百姓，部队到远离村庄的无人区采摘树叶充饥。1955年，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这次评衔，很大程度上是对一名革命军人的历史性评价，不但事关其后待遇，更是对既往贡献的认可。然而，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徐海东、许光达等很多同志向组织提出降授军衔要求。毛泽东同志看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后，感慨道：“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

毛泽东同志笔下的梅花是乐观的、自信的，词作饱含一种强健的精神力量，鼓舞全国上下在逆境和曲折中奋斗。梅花之美，在风骨与品格。风骨硬，不惧压迫，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品高洁，就能凝聚人、团结人、引领人。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如此，所以国家和人民始终充满希望。今日中国，风景这边独好。

那一夜的雪

■尹广

正在梦乡的我，被连队营区值班员推醒：“起床接岗啦！”我揉了揉惺忪的眼，从炕上走到地上，迅速穿好棉衣棉裤，系好武装带，跨出寝室。过道里，寒气袭人。

鹅毛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在身上、脸上。我要去的哨位，位于团部药仓库，距我所在连队有两三公里。道路被大雪覆盖，我一路手脚并用，半爬半走，终于赶到哨位附近。前方传来一声：“口令？”我知道是一班哨兵发出的，马上有点哆嗦地回答：“天山。”

对上口令，我兴奋地扑向前去。已成雪人的哨兵也张开手臂迎向我。他抖了抖身上的雪花：“你终于来了，今晚的雪真大。”交接完毕，他踩雪的“咯吱”声渐渐消失在夜幕中。

我站在哨亭里，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寒意从脚底泛起，即使穿着厚厚的翻皮羊毛大头鞋，也跟光脚踩在冰上一般。双眼被寒冷刺激得泪水直流。我想起《七根火柴》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下意识地从皮手套里抽出手，想在身上找出火柴。可直到手指头都冻得伸不直了，也没有找到一根火柴，只在裤子口袋里触摸到一块硬东西。

是一个窝头。连队晚饭的主食是捞面条和窝头。大伙儿都抢着捞面条，有经验的老兵会先捞上半碗，三五除二吃完后，再去捞上满满一大碗。等我赶紧不慢吃下一小碗面，想再到面盆里捞面，只剩下面汤。我只好面盆里拿出两个窝头。粗粮实在难以咽下，又不能浪费粮食，我啃完一个后，把剩下的一个窝头随手塞进了裤子口袋。

此时，在大雪飘飘的寒夜，这个曾令我厌弃的粗粮窝头，却如同“雪中送炭”。肚子已咕咕叫，我用力啃着硬邦邦的窝头，腮帮子累得直疼。不过，这冻硬的粗粮疙瘩进了嘴里，一会儿就被溶化，变成甜美无比的夜宵。每咀嚼一下，幸福的浪潮就席卷全身。

再弯腰从地上捧起像棉花一样的雪塞到嘴里，喉咙顿感顺畅。

哨亭前的雪已近一米高。两小时一班岗，我估计该到交班时间了，但未听见有接岗战友走近的踩雪声。那时，我们没钱买手表，生活中也不需要手表。一日作息听大喇叭放军号，夜间靠内部值班和口令来掌控。没人来接岗，我就不能擅自离开哨位，这是铁的纪律。

刚才那个窝头所产生的热量已消耗殆尽。我的嘴开始哆嗦，腿越来越没有知觉，突然想起排长讲过的防冻知识：野外防冻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动起来。我扒开哨亭前的积雪，在附近找到一把铁铲，将哨亭周围的积雪铲净。

突然，远处传来“咯吱”的踩雪声。我以为是接岗的战友，喊了一句：“谁？口令？”没有听到回答，我又问第二遍。仍是没有回复，但踩雪声愈来愈近。我一阵紧张，喝道：“干什么的？再不吭声，我就开枪了。”仍然没有回答。借着微弱月光，我谨慎地往前察看，原来是附近牧民的一头奶牛溜达出来，在雪地里找吃的。

我吁了一口气，继续铲雪。身上慢慢开始发热，手心和额头微微冒汗。可能是消耗了体力，口里感到干渴，我顺手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这天然的冰淇淋，爽得我龇牙咧嘴。

不知过了多久，“咯吱”的踩雪声由远而近。我停止铲雪，循声问去：“谁？口令？”“牧场。”前方传来连长熟悉的回复声。一道手电筒光束直打在我的脸上，让我睁不开眼。

“冻坏了吧？”大嗓门连长走到我面前，看看我，又看看周围铲的雪，兴奋地朝我胸前捶了一下：“你小子，中，好样的！”

这是1980年大年初二晚上发生的事。我所在部队驻守在天山牧场，现在已改为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那晚的雪，飘飘洒洒洒进心间，凝结成我永远难忘的军营记忆。



朝晖耀黄山(中国画)

王四清作